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文憲公摘稿卷之七

講章題

三年八月十八日起講十九日講纂要代充道

三十六歲商湯嗣為諸侯始居亳商自契以來
八遷湯始居亳為夏方伯得專征諸侯與葛為隣
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荅以犧牲粢盛不給湯
使遺之牛羊復使亳衆往為之耕其不祀自若有
餉者葛伯殺之而奪其食湯始征之湯征自葛始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奚獨後予後我后

后來其蘇 契是商始封之祖方伯是諸侯之長
征是正人之罪葛是國名犧牲是牛羊黍盛是黍
稷皆是祭祀的品物餉是回家以酒肉送飯羹是
何俟是待后是人君我后指成湯說蘇是死而復
生商自契始封以來凡遷都八次至夏桀三十六
年成湯嗣為諸侯始遷都在亳遂為有夏諸侯之
長諸侯有罪的許他專征湯與葛是隣近地方葛
國的諸侯放縱無道不祭祀他的祖宗祭祀是國
家的大事湯使人去問着作何故不祭他答說無
牛羊以供犧牲無黍稷以供祭成湯乃使人送米

他牛羊又使亳國的民衆去替他耕田種稻葛佃
也不肯祭祀只與牲日一飯亳衆耕田時有童子
以酒肉送飯葛伯殺了這箇人奪了他酒肉湯見
葛伯殺這無罪的童子纔方興兵去正他罪蓋湯
之征討諸侯自這葛國起手然夏桀之時四方人
心都叛背了湯去東邊征討則西夷抱怨去南邊
征討則北狄抱怨都說道湯何故先征別國獨留
我國在後我每被桀害害已將死矣專待我君來
救我君旣來其將死而復生乎湯之得民心如此
所以遂有天下成七代之業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這是大學傳第十章說人君能絜矩以平天下
的效驗詩是詩經南山有臺之篇樂是人心歡喜愛
戴的意思只是語助辭君子是指人君說民是天
下的百姓曾子上面說平天不在於絜矩此乃引
詩說人君以一身居萬民之上源要得民之心然
後可以保守天位那可嘉可樂的君子能盡絜矩
之道把百姓的心做自家的心愛百姓與愛自家
兒女一般百姓每因其君與之同欲莫不歡喜愛

戴也如兒女愛他自家的父母所以說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如何見得是托百姓的心做自家的心
蓋百姓每心裏所同好的便是理所當好百姓每
心裏所同惡的便是理所當惡比如用一箇忠直
的好人在朝廷之上他必能引進一類的好人輔
佐人君行出恭儉寬仁的好政事使天下皆蒙其
惠這是百姓每所同喜好的君子便依着人心也
喜好他任之專信之篤諫則必行言則必聽不徇
着一己的私意憎惡他又如用一箇奸邪的小人
在朝廷之上他必引進一類的小人蠱惑人君做

出奢侈暴虐不好的勾當使天下皆被其害這是百姓每所同憎惡的君子便依着人心也憎惡他踈遠之放流之迸諸遠方絕其黨類不徇着一己的私意喜好他夫人君能以民心為己心使天下之大各得遂其所好遠其所惡如此則與父母之愛其子女真無少異而民之親愛其上豈不如兒女之愛其父母哉這三句是曾子解詩意所以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嘗通考此章之義言天下之事莫大於用人理財必好惡聚散合乎人心而後治平可致然用

人又為理財之本蓋人君所用者果是君子那君子之心公必能節用愛人人心既歸則財用不患於不足所用者果是小人那小人之心私惟務剝民奉財貨雖聚而人心離矣此所以好惡尤不可偏也稽之往古若舜舉元愷而罪四凶於是天下咸服而四夷來王所謂好惡一出於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也紂用蜚廉而棄三仁於是四海愁怨而前徒倒戈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而為天下之大僂者也由此觀之天命之去留實由於人心之得失人心之得失實由於好惡之公私有天下者可

不慎於仰惟

皇上承

祖宗統緒之傳有父母斯民之責伏願念

天命之不常畏小人之難保一用一舍必求合乎衆

論不恣已以徇私一賞一罰必思順乎群情不拂

人以從欲外而百司庶府內而左右近習如其守

法持正敢言極諫有愛君憂國之誠此即民心之

所同好者也當推心而委任之使得以行其志如

其何意順旨希恩固寵負欺君誤國之罪此即民

心之所同惡者也當割愛而疎斥之使不得肆其

奸夫然後弊政可革治功可興人心可保其常惟
天命可保其不墜矣然非誠意正心以勝一己之
私則不能以一人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非格
物致知以通天下之志則不能知千萬人之好惡
猶一人之好惡此用賢圖治又以修身爲大本也
更乞視朝之暇頻御經筵以講明義理時召大臣
以咨訪政務親閱章奏以博采群言使古今治亂
之故日達於天聰生靈向背之由常關於聖慮則
此心惕然必知敬畏當崇逸欲當戒而不敢肆意
於游觀必知言行當謹威儀當正而不屑狎昵乎

群小由是吾身旣修有以為取人之則而好惡用
舍自不至拂人之性矣此實天下臣民惓惓屬望
於今日者伏惟

聖明留意

象以典刑流宥正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贖刑笞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

這是虞書舜典篇史臣記帝舜立法制刑的事如
何說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象是立法示人如天象
昭然可見典刑是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常用刑

流徙宥是寬宥帝舜制為常刑使人不敢
犯上天垂象一般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傷
盜與九重罪之不宥的若人雖犯五刑而情有
可矜法有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的
則遣他遠去如水之流是因其罪稍輕而以此寬
宥之也如何說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鞭
是本末垂葦朴是夏楚二物金是黃金贖是贖罪
帝舜又以皮鞭為官府之刑夏楚為學校之刑九
吏人不修職業生徒不率教訓的用此治之若犯
這輕罪而情法猶有可議的則許納金贖罪而免

其鞭朴也這五句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
如何是青災肆赦青是一時過誤災是出於不幸
這等的非是有心為惡情尤可矜也不流徙他也
不要他贖罪而直赦免之也如何是怙終賊刑怙
是有所倚恃終是累犯不悛賊字解做殺字這怙
終的却是有心為惡情所難容則雖當宥當贖也
不聽許而必以典刑鞭朴加之也這兩句或由重
就輕或由輕就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
帝舜立法制刑之本未大畧盡於此矣然又說
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欽是敬謹的意思恤是

意思刑之輕重取舍陽舒陰慘雖有不
帝咻之心惟恐議擬之間失於審察則無罪者
或至於濫刑有罪者或至於幸免所以敬而又敬
常常憂念着這箇刑法而不敢任情肆意致有冤
枉蓋輕重毫釐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
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聖人好生之本心也臣
嘗觀堯舜之治天下兢兢萬幾固無一事而不用
其敬儆戒無虞固無一時而不致其憂至於刑罰
將以戕人之性命惜人之肌膚故其用之尤不敢
忽當時明刑弼教付之臯陶可謂得其人矣而舜

必以欽恤之心主之於上蓋以輕重毫釐各有攸
當若當輕而重譬及無辜固有乖於育物之仁當
重而輕務為姑息亦有害於正民之義此二者足
以致人心之愁怨傷天地之和氣不可以不慎也
惟舜能敬畏憂勤不敢怠忽其詳明審慎既允合
乎天討之公而仁愛忠厚又每行於常法之外然
則民協於中而四方風動豈不宜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立法武具備制刑有律而慈
多出於宸衷重後有訓而貽謀必主於仁厚

聖監成憲而無愆有司慎法守而不廢逮我
孝宗敬皇帝惠愛民生尤重刑辟其欽恤之心真可
與虞舜異世而同符也仰惟

皇上謹初服以隆繼述之孝講聖學以求堯舜之心
伏願勵精政治舍己從人敬主於中而不以幾微
為可忽憂先於事而不以逸樂為可安則中外臣
庶欽承德意為君子者益思奉公守法而紀綱不
至於大壞為小人者罔敢背公沮法而刑獄可至
於清平帝皇之治將復見於當今宗社之休必延
綿於萬世矣臣不勝顛望之至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於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
德

這是虞書述大禹陳謨的事曰若是發語辭稽是
考文命是文教敷是布祇是敬后是君克是能乃
是難辭又是治敏是速史臣將述大禹所陳之謨
先說道我嘗稽考古時大禹之事當時大禹佐帝
舜既平了水患定了貢賦東漸西被聲教四訖文
教已敷布於四海之內矣在他人必以為治定功
成君臣上下皆享太平之樂而禹之心惟知

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四敷也於是又
共責難之恭陳善之敬以承於舜其所陳之謨說
道人君處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柄孰不以為至易
也然君者所以代表出治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
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此為君之所
以難也人臣享爵祿之榮受服肱之托孰不以為
至易也然臣者所以佐君行政上而憂國恐政事
之未修下而憂民恐民生之不遂此為臣之所以
不易也若君臣一心夙夜敬懼為君的務盡其為
君之道而不敢忽為臣的務盡其為臣之職而不

政忌君臣能克難如此則政事自然脩治黎民自然敏德蓋朝廷的政事如刑賞黜陟皆屬人君主張而大臣相與輔佐之惟君臣克艱然後賞當功罰當罪舉錯皆得其宜所以說政乃入夫下的百姓至愚而神若朝廷刑賞黜陟皆合道理則人心觀感興起速化於善自不容已所以說黎民敏德蓋政事之修民心之化皆自克艱中來也臣嘗論之為君而至於舜為臣而至於禹可謂無以復加矣然猶以為艱而不敢易蓋君臣之道難盡如此古稱為君難為臣不易正謂此也虞夏君臣兵和

勅戒是皆可為後世法矣恭惟

皇上以聖德受命任賢圖治蓋已知克艱之道矣
復頻御經筵講明聖學即大舜聖不自聖之心也
所謂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之效將復
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慶幸

鄭伯克段于鄆

弘治十八年初與經筵講官擬四月二十二日輪講此章

是日傳免自後孝廟不豫遂至上賓不及講矣

這是春秋魯隱公元年夏五月內的事聖人誓之以明兄弟之倫鄭是周家同姓的國名伯是列爵中第三等這鄭伯名寤莊公僭稱克是以力勝人

之詞段是莊公同母弟共叔段鄆是地名即今河南鄆陵縣按左氏傳初鄭武公娶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叔段夫人素惡莊公偏愛叔段欲立叔段做太子武公不從及莊公即位夫人請以制邑封段莊公說制是巖險之邑不可以封夫人又請以京邑封段莊公從之號做京城大叔鄭大夫祭仲諫說京城太廣不合先王之制恐叔段據之為害莊公說毋心欲之安能避害祭仲對說必須早為區處若使如草延蔓則難圖也莊公說叔段據有大邑多行不義必自滅亡姑且待之既而叔段命

國西北二邊之邑兩屬於已斯大夫公子

國家不可兩屬請除去叔段勿長其惡莊公說不用除他禍將自及叔段又收兩屬的邑為己私邑公子呂又諫說叔段土地豐厚將得衆心莊公說不義之人不為衆所親睚眦積既厚必將傾壞後來叔段整理甲兵將襲鄭國莊公乃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人叛叔段叔段走入鄆地莊公伐鄆叔段乃出奔共地孔子修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蓋叔段以弟篡兄罪固當誅然莊公懷母氏偏愛之恨忘同胞一氣之恩授以太邑不為

善處縱使為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始雖強從母命
其處心積慮實欲陷叔段於罪惡所以專罪鄭伯
又以叔段強大如二君相敵以力勝之所以書曰
克且尤弟之義既絕有如路人所以不稱為策而
直書曰段若使莊公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
奪之大義委曲承順而區處得宜防微杜漸而裁
制有道豈至黷壞天倫而得罪名教也哉聖人書
此其垂訓之意至矣臣嘗論之人君之於族屬固
主於親睦之信而不可無裁制之義過於仁而無
義以為之措度將勉而遂極而禍亂作僭擬甚而

善生於是乎情不能堪而法亦終不可貸始之
之適所以害之而不足以為仁矣必如舜之處
象封之有庠以富貴之斯可謂仁之至使吏治國
而象不得有為斯可謂義之盡彼在公者不仁不
義固不足責也載攷漢事若景帝之於梁王始以
母后寵愛之故縱之太過賜之太厚金玉寶器多
于京師旌旗警蹕擬於天子故其心益驕其怨日
積卒用邪臣之謀犯禁撓法後乃窮治其罪過於
嚴峻而骨肉之好終不克全所以愛弟之心雖與
在公不同而梁王之陷於罪惡則與叔段無異亦

惟不知其裁制之義故無以全其友愛之仁此皆
後世之明鑒也仰惟

皇上天資仁孝睦族有恩可以比隆堯舜然宗支日
繁民力有限常祿之給猶且慮其難繼無厭之請
恐未可以曲從蓋必杜其驕溢之源以為保全之
計而後能近守

祖宗垂裕之訓遠體孔子示戒之心庶社稷有不拔
之基藩國有咸休之慶矣伏惟

聖明留意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謂

中庸，書名乃孔子之孫子思所命。率
字解作循字，脩是品節真德，秀引中庸說上天以
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各成一箇形質，其理就
賦與他，比如命令一般。於是人物之生，箇箇稟得
這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這便是天命之
謂性。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之間莫不各
有當行的道路。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等道理，都性分中固有的。
這便是率性之謂道。然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不

能無大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所當行的道理
又為之品節立箇法則如制作禮樂明倫行改都
是要世間萬物各得其所這便是修道之謂教子
思這三句言語乃中庸一書之綱領也

致語類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漢祠太乙上元紀令節之名周宴鎬京小雅
詠那居之樂賴一人之有慶幸四海之無虞與物
皆春受天之祐

皇帝陛下光膺寶曆嗣守鴻圖堯德巍巍全備乃聖
神文武文心翼翼無淫于觀逸遊田布聲教於萬
方混華夷於一統獲茲獻歲載舉彝章植璧南郊
已縻成於大祀奉觴東內甫致孝於慈闈爰肆綺
筵薄將火戲珠星璧月輝煌不夜之城蜃海熬山
幻化無邊之境備旣醉太平之福樂來遊豈弟之
慈雲上天需玉食享大庖之獻雷出地豫金絲喧
法部之音人心盡仰夫九重天意永親夫一德三
稱萬歲延聞靈嶽之呼一刻千金少盡清霄之樂
臣等欣逢盛事叨備從伶莫悅威嚴敬陳口號

春宵如畫月初圓內殿張燈簇綺筵
熬極遠連滄海上虹橋高映綵雲邊
霏霏烟霧香浮鼎隱隱雷霆樂在懸

聖主憂勞方此宴山呼處處祝堯年

元宵節

乾清宮

坤寧宮並宴致語

伏以地天交泰播和氣於陽春日月雙明揚清輝
於元夕仰宮燧之宵樂實治化之所基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武聖剛健法天帝德同懋絕美新堯

仁舜學王心允塞同符於禹儉湯寬恭惟

上后徽下厚法坤元質惟天妹母儀赤縣夏殷存賴
於塗娥子育蒼生文武允資於姓妣際虎變龍飛
之運紹關雎麟趾之風陰陽理而品物咸亨內外
正而家邦底定爰因令節特啓華筵雲近蓬萊儼
神仙之慶會燈燃火樹燦錦繡之交輝壽觴舉而
百戲具呈天樂張而八音並奏洋洋盈耳豐年有
調笑之聲壽壽當空治世藹禎祥之氣莫不敬莫
不悅莫不尊親惟四海聲名之洋溢使多壽使多
福使多男子願萬年福祿之攸同臣等忝膺正誓

之班欲效華封之祝載陳鄙句仰助宸歡 深宮
歡宴慶良宵璧月團圓傍紫宵千丈綵棚當寶扇
六宮珠翠擁星橋奠堦春光風轉椒窠天連瑞
氣饒文武興周任妙聖萬方翹仰大明朝

元宵節

皇上宴致語

嘉靖五年

伏以萬燭當樓值三春之令節一人御極慶四海
之昇平華宴初開壽觴載饗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物剛健法天聽政惟勤恒宵衣而
旰食養心以孝每日乾而月精臨高宗嘉靖之休

文武弛張之道乃當元夜載舉舊章火樹星橋
上燕山於海上霓旌寶扇還鳳輦於雲中樂與民
同福常天保管絃迭奏馮遐邇之歡聲燈月交輝
藹乾坤之佳氣臣等幸逢清世德仰餘光願切嵩
呼祝萬年之

聖壽伎懽罄誦陳四韻之俚

紫禁清宵萬燭然

天顏有喜坐瓊筵絃歌韻七風初度臺殿光多月
正圓遊豫俯同民庶樂太平方聽頌聲傳鎬京春
酒常開宴周曆應過八百年

章聖皇太后聖旦宴致語

伏以春日載陽四海慶長春之節壽筵誕啓一人
竭介壽之誠喜溢宮闈歡均臣庶恭惟

章聖皇太后陛下質惟天好道協坤元聖德難名擬
周家之姪奴母儀不忒陋宋代之高曹輝光上應
於軒龍仁瑞遠符於麟趾有聖人而為之子以
天下而養其親值茲曠悅之朝特舉稱觴之禮風
和日麗喜陽德之方宣舞鶴歌見物情之大順
絃管備九成之鳳律增埤賦五色之龍章孝本川
心報德難忘於九我燕能後年年矣止於
頻頻添海屋之羹歲歲開瑤池之宴臣等叨塵法

部幸際昌辰敬賡擊壤之歌用效呼嵩之祝
景獻和日晏溫東朝介壽酒盈罇九重欲報劬勞
德萬姓同霑覆育恩添後海籌應滿屋生來錦悅
尚懸門明年此日稱觴處定擬含飴弄聖孫

章聖皇太后聖旦筵

皇上宴致語

伏以天開壽域老人增寶婺之輝春滿慈闈仙母
陳瑤池之宴臣民共仰遐邇均歡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挺德業日新聖政乂而萬國咸寧
皇極建而九疇攸叙文王有母思齊歌大雅之詩

虞舜尊親至養遂聖人之願懸悅值長生之節稱
觴致介壽之誠惟愛敬之交通宜獻酬之備舉蟠
堯會稟送駝峯麟脯之珍韶樂聲中見獸舞鳳儀
之瑞信矣毋慈而子孝昭然地察而天明臣等叨
與從伶幸逢盛世仰九重之春色欲助宸歡撰四
韻之俚言取塵聰聽 春晝深宮設綺筵仰承慈
闈樂無邊花飄異馥薰蔗煖鳥弄歌聲雜管絃至
孝每隆天下養遐齡欲並洞中仙今朝再獻南山
曲戲詠應 尚 萬年

聖皇太后答

皇上宴致語

伏以文母思齊錫胤受萬年之命重華至孝寧親
得四海之心宴以示慈善宜有慶禮屢行於宮掖
化益被於寰區恭惟

皇帝陛下聖惟天縱德乃日新睿知聰明皜皜乎不
可尚己文章功業蕩蕩乎無能名焉劬勞欲報夫
親思齋粟必供夫子職虹流電繞聿當初度之辰
乾始坤生載念誕彌之月式陳華宴仰慰慈顏南
極老人絢祥光之高燭西池仙母注壽算以相酬

蟠菹薦蓬萊之珍廣樂聞鈞天之奏有是母乃有
是子年年承長樂之歡願多壽而更多男處處效
華封之祝臣等欣逢盛世叨備從伶竊賡天保之
詩特致嵩呼之意呼嵩佳節嘯聲頻紫禁天高
爽氣新環海傾心歌聖主瑤池送喜仰慈親雲韶
奏罷來威鳳仙脯傳時擘瑞麟萬國從今開壽域
八千秋更八千春

中秋節

皇上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宇澄鮮萬里仰中秋之月慈顏悅豫一
奉
上壽之儀羨景難逢歡聲初沸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
齋莊中正勤儉慈仁懿質倪天嗣
徵音於姪姒柔儀法地並逸駕於塗城德儷先皇
慶鍾聖子千秋萬歲方坐閱乎太平四海九州宜
永安乎至養當此月華之盛滿乃維秋氣之平分
桂魄圓圓轉玉盤於銀漢椒塗嚴邃陳綺席於瑤
池九奏春容八珍聯絡鏗金夏玉恍聞綠女之霓
裳魚鳳烹龍美甚仙家之麟脯恰又是佳兒佳婦
誕節相連正相宜此日此時稱觴為樂編躋錄袖

周旋黼座之傍，激灩金波，滿注瓊卮之內，想處處謳歌稱至孝，願年年歡賞似今宵。臣等供奉黎園，奔趨楓陛，清輝照夜，每叨被乎餘光，慈壽齊天，欲求綏乎福履，敬陳俚句，仰助宸歡。冰輪初出五雲邊，良夜璇宮設綺筵。至孝欲崇天下養，慈親元是女中仙。十分瑞彩當樓閣，萬國歡聲沸管絃。但願年年當此夕，聖心常樂月常圓。

萬壽聖節致語

伏以五百年而生聖哲，丕承莫大之基。八千歲以為春秋，茂衍無疆之慶。方高張於編宴，共逢

帝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應曆挺生有電繞虹
流之瑞受天眷命協龍飛虎變之占運際豐亨年
方鼎盛誕敷聖德舞千羽於兩階盡撫周邦執玉
帛者萬國維此長生之節蓋當極治之時郁郁祥
雲常盤旋於紫禁葱葱佳氣每簇擁乎彤闈大開
錦綉之筵彷彿瑤池之會龍笙鳳管頻催萬壽之
觴火棗交梨迭獻千年之果飲箕疇之五福應華
祝之三多純佑益隆綿延不替家家戶戶喜壽域
之弘開歲歲年年保聖躬之康泰臣等幸生清

世叨與從伶仰奉宸歡傾北斗以斟春酒敬陳俚
句續南山而采民謠 秋來南極麗層霄冠佩歡
呼擁聖朝壽筭滿斟浮沆瀣宮懸並奏協簫韶籌
添海屋應無筭茂比椿齡永不凋四海人人沾福
澤華封隨處祝神堯

千秋節

乾清宮

坤寧宮並宴致語

伏以乾稱父坤稱母兩儀並立而萬物咸亨日主
陽月主陰二曜代明而四時咸序慶壽筵之高啓

舉春酒而同出喜洽 宮闈歡騰海宇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授德政日新言有物行有常是以
家齊而國治功已成治已定宜乎禮備而樂和恭
惟 皇后殿下貞靜自持柔嘉維則宜家宜室嗣
太姒之徽音維蕭維雍配文王之盛德千秋令節
年年巧遇中秋 萬壽聖君永永同躋上壽九奏
設稱觴之宴二南陳正始之風寶婺當空光彩遙
連乎南極雲旗耀日神仙慶會於西池儼龍衮之
端居絢鳳冠之輝映冰堯碧藕牙盤內仙果成堆
麟脯猩唇御庖中珍羞雜進珠翠紛紛呈舞隊宮

商緩綏轉歌喉和氣春融咲聲雷動共仰着帝如
天后如地咸蒙覆載之恩似願取福如海壽如山
常作生靈之主錫胤協熊羆之夢且有百男詒謀
應麟趾之祥可傳萬世臣等叨塵法部幸侍禁庭
俚言竊效於三呼異寵覲蒙乎一咲 銀漢輝煌
寶婺懸內庭華宴聚神仙難逢美景秋方半可愛
清光月正圓壽酒滿傾金掌露舞衫輕拂玉爐煙
從今屢獻長生曲二聖齊眉萬萬年

中秋節

皇上宴致語

伏以九十日秋光將半美景難逢三五夜月色初
圓今宵尤勝當此太平盛世宜開賞翫華筵仰奉
宸歡俯同民樂恭惟

皇帝陛下受天之命如月之恒有三皇五帝之經綸
嗣一祖七宗之厯服驗雨暘之休咎恒省夫歲月
日特知稼穡之艱難罔淫于遊畋觀逸乃若四海
無虞之際萬幾有暇之餘坐對冰輪仰瞻銀漢固
可挹清輝而澄志慮何妨假宴樂以息疲勞雉扇
初開寶鑑乍依於寶座鶴觴載舉金波滿注於金
壺管絃馮玉笛之聲干羽效霓裳之舞蟾入河而

不沒兔搗藥以長生處處被皇風何止方千里者
九人人祝聖壽嘗聞呼萬歲者三臣等身處掖庭
職叨樂部無以奉吾君樂將如此良夜何敬獻工
歌仰塵天聽 玉宇瓊樓灑氣清御筵歌管送金
觥月當今夜十分蒲節到中秋萬寶成挂殿仰看
蟾兔影梧崗遙聽鳳凰鳴天心眷佑天顏喜環海
人人賀太平

重陽節宴

章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天高氣爽逢九日之良辰物阜民安值三登

之樂歲盡南回奉親之孝獻東朝爲壽之觴喜溢
宮闈歡騰都邑恭惟

聖母章聖皇太后殿下天資窈窕坤道含弘德協二
南允美女中賢聖身膺百福宛如天上神仙誕育
明君丕承大統竭一心之敬愛報九我之劬勞節
屆重陽時維秋季授衣納稼方歌大有之年泛菊
褰萸載講登高之禮回陽春於飈館駐美景於瑤
池包鳳烹龍備九鼎八珍之甘旨鏗金匱玉極五
音六律之諧和祝明年強健勝似今年願一世太
平延于萬世臣等執伶官之末技綴殿陛之清班

輶獻俚言仰塵聰聽 登高故事說重陽聖主承
顏舉壽觴插鬢幾枝萸實紫當階萬朶菊花黃笙
簧迭奏歌聲緩珠翠繽紛舞袖長子孝母慈真樂
享華夷處處頌吾皇

冬至節宴

昭聖皇太后致語

伏以律應黃鍾四海慶履長之節祥開紫極一人
致獻壽之誠美化風行歡聲雷動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懿淑倪天安貞應地恭
勤儉約正六寢之儀刑福壽康寧閱三朝之熙皞

挈神器歸於真主措海宇安若泰山當此一陽來
復之朝王值萬邦無虞之際鴻鈞氣轉吹葭動六
管之灰化國日長刺綉添五紋之線獻襪未綏乎
福復稱觴用悅乎慈顏魚鳳烹龍陳天厨之珍味
乘鸞駕鶴集蓬島之真仙蓋筭序行絃歌迭奏臣
等叨備從伶之末曷勝祝聖之情仰助宸歡敢陳
俚句 暖律初回又一陽九重

天子慶 慈皇瑤臺共仰祥雲見宮線方隨化日長
蓬閣景中開綺席笙歌聲裏獻霞觴吾君仁孝通
天地壽域弘開遍八荒

啓祥宮

兩宮並宴致語

嘉祥乙未冬作也

伏以寶殿告成表禎祥之肇啓壽筵並設
藹慈孝之相孚惟孫謀賴豐水之貽故宴樂同
鑄京之盛締禮創行於大內歡聲洋溢於寰中
敬仰純皇麟趾衍多男之慶薦生獻考熊占協吉
夢之祥巋矣舊宮鬱然佳氣文孫天挺紹大統
而作君師聖德日新永孝思而尊

祖 櫺乃一新於輪奐實追念其本源嚴訓不忘
嚴羨塙之如見休徵未泯煥虹電之交輝奉

兩宮並坐於一堂愛由親始祝 二聖同躋於萬壽
文與情俱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有美覩天備二南之淑德無
疆應地閱三世之升平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
塗山相禹克生繼志之賢大妣興周茂迪丕承之
烈當甲觀更新之日享 辰居至養之尊 侍膳
禮嚴見 龍樓之早闢宜家道洽仰 鳳輦之同
來獻春酒以介眉壽仙掌上分來玉露觀雲旗之
翻畫影禁苑內移取瑤池十月陽春由至和而醞
釀 萬年景命以 孝德而凝承臣等幸際昌

辰叨居法部鯨鍾鼉鼓隨舞隊以鏗鏘鳳管鸞笙
聞歌聲而縹緲心誠願祝喜極難言惟祈 考室
攸寧遂見 前星之耀 含飴自適益隆 長樂
之歡猷獻俚言上塵 聰聰 西內深宮復一新
絃歌聲裏宴初陳 壽觴雙舉 慈顏悅和氣交
通 聖孝純 天欲啓祥延胤祚 皇惟建極福
臣民周年八百何勞數寶曆應過萬萬春

六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八

記類

補菴記

京口費先生官太學九年于茲矣其始至也覽堂之
後西北隅有隙地可菴焉於是斥而營之垣而圍之
斗室肩牆可琴可書落成之日先生以補名其菴模
範之隙退食之時經於斯更於斯出入於斯客有過
先生者拜而請其義曰自古在昔所以名菴者多矣
若胡忠簡公之以澹朱文公之以晦其義槩可知已
先生之菴以補名補云補云何取於補也先生應之

曰菴必有名所以自况也所以自適也所以自期待也予朝夕優游不願乎外自念夫有生於天地之間農者耕焉吾得而食之桑者織焉吾得而衣之工者器焉吾得而用之賈者通焉吾得而資之惟研覈今古日盤桓於是菴之中暇則綢繆其戶牖補葺其罅漏自適者如是是之取爾客復進曰先生自道也先生之補殆不止是也然則先生之所補將曷補耶予知有補於義理者焉有補於士類者焉有補於天下者焉蓋先生以名世之才爲任重之器其始官翰林也載筆玉堂以文字爲職業綴緝聖人之遺書而補

其闕畧如東廣徵之擬華黍白樂天之續湯征則有
補於義理也迨今官太學也雍容璧水宗主教化刮
磨洗濯天下士而補其不足如陽城之以忠孝勉諸
生胡安定之以體用植人材則有補於士類也至其
位槐庭而調梅鼎可旦夕異耳則又將謀三斷國納
誨論思上有益於吾君下有益於吾民如仲山甫之
補衮汲長孺之補過程御史之補闕則有補於天下
也義理微矣而先生補之士類多矣而先生補之天
下大矣而先生補之然則先生之所補豈曰小補之
哉補養之名先生豈徒然哉先生向以語於予者豈

但若彼而已哉先生笑而領之若有契於其心者須
臾客去宏因退而記其語

向陽書屋記

歲丁酉春京口費先生由翰林編脩遷國子司業惟
時會重修國子監殿堂門廡煥然改觀而堂之背爲
司業署者舊矣先生因葺而新之爲書屋若干楹南
方臨諸生巳則委蛇其中焉屋之位南南方在先天
之卦位爲乾在後天之卦位爲离蓋陽位也故其屋
以向陽名也而日者陽之宗君之象向乎陽即向乎
君矣此向陽之所以名也不曰向君而曰向陽者何

也君之清光不得非時密邇而日則往來於屋朝夕
與之俱有忠愛之誠者而乎日必能心乎君也屋之
中無尤物焉聚書千餘卷先生於是書譬之河海然
既已涉其流而探其源譬之蔬菓然既已採其華實
而咀嚼其膏味矣然而好古之心老猶不已種學續
文日大以肆向君之誠根於心而寓之書者未嘗斯
須替也端居書屋之中或讀易至乾則思夫吾君之
剛陽之剛也向之之心惕然矣或讀易至離則思夫
吾君之明陽之明也向之之心惕然矣故朝焉而向
夫陽則連甍以惜崇伯子之陰夕焉而向夫陽則焚

膏以繼昌黎伯之晷夜焉而向夫陽則坐以待姬公
之旦而須東方之明將以其所得而施之踐履也雖
然孔子有言曰仁樂山智樂水蓋仁者之重厚與山
類智者之周流與水類故其所樂在於是也今先生
之道方事實與陽之剛者類察微知著與陽之明者
類色溫氣和與陽之和者類正考亭所謂光明正大
疏暢洞達東萊所謂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
者也其向乎陽而心乎君者固宜其以向陽明屋也
亦宜嗚呼使世之居槐棘者惟陽是向居臺諫者惟
陽是向居藩臬者惟陽是向居郡縣者惟陽是向居

聞外而擁貌貅者惟陽是向與夫百爾有位皆能心
先生所向之心則泰階之平可萬世保矣宏無似辱
從先生游嘗以是跪進於先生蓋欲以筆舌弔彞先
生之心使不至莫落耳先生獎而誘之曰子之言是
也亦有負暄之愛者乎其形容之善也其筆之以
爲同志勵且予向陽之心或因是亦有所起宏以言
之蕪穢不足補先生之所須讓之數四不獲退而竊
喜先生名滿天下如宏之賤得托名於屋壁之間幸
矣因書以爲記

應山新建四賢堂記

天下之有賢人在一郡則一郡重在一邑則一邑重
寧獨如此而已其流風餘韻被及後世猶可以興化
而善俗傳曰百萬之衆不如一賢信哉今夫平居相
與語古今論人高下必及其言行之詳與鄉里之所
在曰某某其有某某其人何許人也若其地多賢不
乏則欣欣負德色否則必有秦無人之誚而言者亦
且氣短而色沮矣夫賢之多寡於已何預而人每相
誇耀相詬病於此可以見秉彝好德之良心而賢人
之重於天下後世也歲丙午應山令王君述以職事
京師謁予而告曰應山故有四賢堂四賢者趙宋時

郡人宋氏兄弟邑人連氏兄弟也堂始建於元獻公之孫羲年迄述承乏時中間不知幾廢幾興而復廢矣前規不葺後觀斯替其爲此懼亟庀工新之增庠而崇墀下而高經始於某時落成則某時也語次復出文一篇曰堂之始建譙國張公文潛嘗爲記之今先生名位視譙國過之述重脩以垂不朽敢有請焉予謂四賢以文章節義表名當世而增重郡邑蓋一代之傑然者昔堂之建以應山之俗由四賢而化也乃今新之豈美觀是侈四賢之遺化是繼耳禮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茲堂也其亦所以

教民之德乎是邑之人樂祠宇之昂新拜廟貌之尊
嚴將必有揖其流風和其餘韻而興起焉者曰某也
是昔之以文章立朝者也某也是昔之以節義守已
者也於是達者益篤於文章之脩窮者益勵其高尚
之操應山之俗與堂而俱新可卜矣嗚呼崇禮教以
化百里之民是惟有司之職而移風易俗吏之所能
爲也王君新是堂於政脩人和之餘民不勞而事集
固足以見其能矣矧堂之一新而興化善俗胥此焉
出不亦美乎世之館銅章佩墨綬迤迤飭厨傳以悅
人增廟制以攸佛者視斯堂之新其損益何如也

既慕四賢之著於鄉而又多王君之善於政而堂不
爲徒建也於是乎書若四賢履歷之詳則有國史若
譙國之記在

龍塘書屋記

沂贛江而上抵萬安界中有小水入于江者曰蕉川
又沂蕉川可十里有小水入於川者龍塘之委曲也
復行一里許群山環合如小邑之郭其秀而並列者
如筆格美而橫者如蛾眉首昂而尾伏者如怒倪頂
銳而肩豐者如菡萏而群山之間有渚水汪汪然方
廣百畝如鏡仰如膏滍小石島突出其中叢竹冠之

如磬浮如龜曝山磯之注是者歎其絡得老陽之策
而其傍秔秫之疇仰溉以有成者畝以千計是即所
謂龍塘也而蕭氏之書屋在焉書屋之西山下蕭氏
之族屋焉蓋自其居東望則山之西折而北而東而
南馳入于水涯者宛如龍然其島之突出而浮動又
如龍翫其領下之珠也故塘以龍名或曰堪輿家以
山之左蟠者擬東方蒼龍七宿茲塘北涯之山實蛇
蜒蕭氏所居之左而塘又與山屬也故名云初蕭氏
世家龍泉之尚洲至唐地金紫世範之子諱卜厚宗
帝宗者始卜是地自尚洲徙而居之遂即其龍山之

尾建屋截書以待子孫之願學焉者由其居而游此
不數舉倏已半其齋中與古之因門闢塾奚以甚異
九龍塘之山與水居者鍾其秀而學者悅其奇東西
相望彼此負勝至於倚檻瞻眺臨川觸沫清風徐來
穀皺鱗蹙取硯以滌濯纓而歌鬚眉可燭魚鳥馴狎
雲影晝徹月華宵浸虛明澗漾境與心會俯仰各足
非喧非寂則書屋於塘之勝得三之二焉矧茲塘之
水其行而有漸有蒙之象也而教者以之其虛而能
受有感之象也而學者以之說而相益有兌之象也
而朋友講習者以之希宗甫之貽謀固甚遠矣希宗

之後數世繼以萬三萬六萬七昆季而屋之敵者一
新中更多故嘗廢矣又數百年端雲雲巖父子相繼
而起講堂燕坐庖庫門廡之規輒復其舊然久無以
文學顯者雲巖之孫萃夫先生蚤有志大振其宗亟
從而脩飾之其孫升榮由是登甲科游翰林拜御史
以其嘗學於是者出而用于時志高行古居然遠到
之器重豈非龍塘之靈幫之既久而將大發于今歟
豈非蕭氏之先為善不倦報之雖遲而將綿延於後
歟頃升榮語予故欲為記之曰庶幾蕭氏之子孫繼
自今而學者不忘其始而不懈其終也噫以蕭氏之

大據龍塘之勝而所以啓夫後之人者且有藏脩游
息之所其始創不論也敝而葺葺而廢廢而復葺歷
世數十累年數百至升榮乃始獲爲學之利焉余益
信夫爲裕後之謀者在慮之長持之久不可懲一動
之無功而遽厭且怠也則升榮之先者由是有所徵
而信繼升榮之後者由是有所慕而興雖龍塘之靈
亦由升榮而顯是烏可以無記乎予升榮之同年友
子孫將世講焉於記是也又烏敢辭

寶坻縣重脩廟學記

寶坻之廟與學不葺也久矣梁棟朽腐蕃拔級夷黜

聖形採漫漶彫剝而又重門未備過者弗肅齋庖未
潔祭者弗虔退息無所教者弗勵惟是邑密邇京師
夙被聲教瀕海衍沃既庶既富遭今之賢而有志于
學則士喜而奮民樂而趨事可旬月而集也然棄儒
從吏孰念其源右政左教孰敦其本故雖飲於斯射
於斯考業勸且懲於斯釋菜若奠於斯而皆佯盲蓄
輟苟且從事卒以其敝壞遺後之人磁人武侯尚信
蓋賢者也以弘治丙辰來爲令方視學謁廟之初即
仰而嘆曰廟以祀吾師孔子學以養吾師孔子之徒
也微吾師之六經則三綱奚以正九法奚以叙微吾

師之徒抱遺經而誦且習之則正者從而傾叙者從而斲矣教道之所關若是使吾於是而無志焉吾則誰師吾則誰之徒也越明年政漸有緒乃奮曰吾可以行爲矣以春二月丙申經始之有謂侯春秋之法凡上功不時則譏譏防農也侯曰吾固知之然有託焉禮不曰建國君民必先教學也乎於是庀工聚材並手潛作作之幾百日爲五月辛酉而功告訖內飾精麗外隅完密凡今之新者率加于故故所無者乃今有之其勞其費亦大矣樂其成者入而問之侯侯曰非吾之能吾民之好義者有助焉出而問之民

曰吾侯爲之而吾弗知也即學而質之士士曰民之言然然侯之舉是爲吾士也則不可以不知使侯有舉而無述與昔之佯簡蓄撮者俱就於湮沒而誰其思之而誰其嗣之因相與礮石謀於學之教諭齊君濟周司訓歐陽君源呂君昂來求予記予謂侯以儒飾吏達于本源且勇于有爲庶幾知禮之經春秋之權者遂不辭而爲之書

道鄉書院記

書院在無錫縣泰伯鄉之塘莊縣人鄒君顯之爲宋道鄉先生忠公而作也公諱浩字志完哲宗元符中

爲右正言隨事論列忤時相章惇三上章疏劾惇罪
會賢妃劉氏立爲后公極疏其不可惇乘間排詆削
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舊官歷遷吏部侍郎時蔡
京用事惇黨也知公還朝奏對言諫草已焚使人撰
僞疏坐公誣謗於是再責衡州別駕求州安置尋竄
韶州五年始得歸乃以道鄉自號蓋公之歿于今四
百年矣顯之則公兄子樸十有二世孫有志趾公之
美而因以公謚爲名其築塘莊之第一堂一齋必以
脩身正家顏之於室之特築首爲廟以祀其先禮也
旣而嘆曰吾鄉世望晉陵自委遡源惟公之故吾烏

敢忘也吾拘于禮固不得加公于廟祀之上然吾聞
禮以義起吾取諸祀賢教德之義而以公爲吾黨之
先師不亦可乎遂於堂之西配廟以塾塾深百步乘
其中之隙爲堂以妥公靈而其翼廡通塾中儲書萬
有餘卷既成統以道鄉書院扁之五子諸孫實朝夕
弦誦于斯優然肅然如公之見且延名士正賓席庶
幾有如田晝者來游其間而公之世德嗣續不墜此
其志也主客錢君世恩於顯之爲子婿間以其事語
予而求爲之記嗟乎秉彜好德人孰無是心哉惟膠
於權利而不能自拔始有醜正思直不顧得罪於名

教者若章蔡之於公是也然公之方斥玉回等川之
祖公之罪未嘗悔恨爲舟子者亦欣然載公赴貶行
靡不取公一錢此可以見人心之同然矣故自公既
沒思公者與其黨皆已響滅迹熄而公之言論風采
愈遠愈彰九公平生所至如新如未如韶且有幸其
來悲其去思見其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况道鄉
爲公父母之邦顯之爲公同室之裔其欲俎豆公于
賢人之間何足異也雖然昔有嘉良臣之烈思識其
子孫者公之子孫至于今不絕亦予思之足慰矣而
又有賢如顯之者能旁推遠紹留意於宗祔禮文之

事君子之澤吾不謂其五世而斬也而觀之之志寔欲以忠孝之業成其家而風其宗黨彼以虛聲而籠俗譽何如也其行之成效之見由一家一鄉而達之四方其不有慕公而興起者乎然則書院之關於世教豈小小哉是不可以無記故書之以告來者

琴鶴遺音記

乙丑夏六月

寶應朱君升之以地官主事自南京來奏其三載之績謂予辱有斯文一日之知也手一卷曰琴鶴遺音而屬爲之記予曰聲音之微妙至矣其入手耳感乎心有不可以口述而言傳者譬之於風與影繫之而

不能留也捕之而不能執也吾子於二者之音欲從而記之可乎而况所謂遺音者一嘆之餘寂無留響欲從而追記之可乎然而吾子必有得於斯也請試以意言之而予以意聽之可也於是非之作而對曰此先大父警欬之餘家君傳之肅乎常若有聞而予小子惴惴焉懼其久而不傳者也蓋先大父諱璿字楚琦天資邁爽標格峻整紛華盛麗不能入乎其中惟是二物者偶與心會因取其材之中於譜而相之合於經者蓄而玩之窮經觀史之暇輒據槁捃理未絲一再搏拊於以禁止邪心而涵養正性發舒志意

而詠歌太平悒悒乎采蘭之出也雍雍乎薰風之暢也既而新聲間作清微中奏則胎仙有感而來集矣延頸舒翼且鳴且舞應節赴會若解宮商或秋高露下夜漏將半淩然有警聲徹寥廓不覺披襟起坐呼燭拊絃或攬或醪以寫其嘹亮飄揚之韻於是樂之終身不慕進取遂以琴鶴道人稱之其高尚廉退之節擬諸古昔庶幾戴安道張天驥之儔匹也及先大夫謝世家君某甫勉承往訓以應有司之求乃領薦書歷壯縣在鄞在長陽在江陵清慎一勤囊無長物則又仰法乎趙清獻簡訪之規而於先大夫所未

試者將以推行而克廣之不敢忽且忘焉雖然世更則澤熄歲遠則念移微先生之言何以昭德音於不忘永孝思於無已予小子亦奚所據依而自歎耶予見升之篤學嗜古其文詞已駸駸乎作者之列以為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孰知為之先者其賢固已然乎夫道人之於琴鶴所謂寓意於物者也洗箏笛之耳而遠慕乎澹泊純古之風息鷄鶩之爭而獨適乎清遠閑放之趣使其列於位著見於猷為將民溫是解而聲聞於天豈肯營營齷齪苟利其身謀而已乎若江陵其亦善繼人之志者矣而蜚英騰茂

大振於時則升之之責也吾聞琴之古者其聲益和
可以升奏於廟堂之上而老鶴胎化聖人在位則與
鳳凰翔于甸以數論之其在升之無疑矣尚勗之哉

山東察院題名記

以御史監郡始于秦而漢因之至唐乃有巡按之名
九條六察其法意蓋無甚異然元封之中止垂拱之
紛更皆未及百年而遽變未有若我

皇明之制可以萬世而無弊者也粵自

高皇帝二十六年諸司職掌既成而出巡之條格於
是具備兩畿諸道歲有常遣蓋已百二十年于茲矣

而山東察院故未有題其名氏者弘治乙丑四明金君惟深以才御史奉命而來脩明憲度百廢具興以爲此亦缺典也爰屬濟南守安成趙侯廷實討諸故牘由君而上僅得五十人既礱石刻之因走侯京師請識其始予素知君君豈汲汲於名哉顧惟因人論世存往詔來前事或可以師而前車或可以監故雖邑丞書記在簿領筆札之末猶不忘前政將以備異時文獻之徵而况風紀耳目之司昔人謂其功可百於他吏者則牽連大書圖久其傳是未可以爲細故而後之也蓋天下之勢譬則人之一身其精神息脉

表裏上下實相維繫而必使之流通輸布無所壅底
然後四體安和可以久生而無患此必然之理不可
易也然自封建之制不復而時巡之禮亦因以廢人
君深居高拱其視與聽每以遠而多蔽所恃以承宣
其令而致之民者莫親於郡縣之吏也而民之所恃
以致其情于上者亦然然而豈惟不能致之人從而
壅闕焉者居多如是而欲天下之流通輸布而無患
也不亦難乎惟御史爲吾君之耳目而其出也實假
之以時巡黜陟之權故一歲之內一方之大弛張廢
置惟其所聞見而未嘗以文法拘之即藩臬大吏殊

沉澆連亦惟其臧否之視况其下者乎於乎其任可謂重矣使當時任者果其人也則激揚之下風裁凜然殃民者有所畏而不爲愛民者有所恃而能立其爲利不亦博哉此所謂可師者也萬一非其人焉則其爲害亦有不可勝言者而所謂可監者是也凡人自待孰不欲爲可師而或陷於可監焉者惟其無所警焉耳然則茲石之在東藩未爲無補而予之記之固不得辭也於是乎書

三一居士記

同知太平郡事平湖屠公元明自號為三一居士其

子武庫主事奎來求予記卷首大書則少司寇白洲
李先生之手筆也公以鄉進士初授武昌推官未幾
陟建昌同知以母憂去服闋乃改太平自筮仕以來
官再轉而任三遷皆一身子慶未嘗以家累隨用是
有三一之號由中庸之道論之公所處疑於過高而
在芴亦有苦節不可貞之訓然世衰俗薄士君子往
往爲妻妾之奉而喪其本心如梁冀之居第馮球之
首飾窮奢競侈雖玷行殞身而弗卹蓋其尤顯著者
即賢如玉旦素以儉約自持而花籃火筒之玩不免
動心於姬侍既具之後則吾人守身之法又豈可以

立異爲嫌矯枉爲病哉此王仲子陶元亮張乖崖所以卓然獨立而公之高自標榜固不得以好名訾之也况節每移於晚而守或變其初如公之久而不渝誠可以爲難矣予嘗以事過太平入公廨宇見其四壁蕭然如禪室如逆旅如環堵布衣之士其守周公紹立以得公爲佐自慶郡之人士莫不憚公之威嚴而愛其惠化之洽也既而訪諸建昌其人士皆曰公良吏也無異詞焉訪諸武昌其人士又皆曰公良吏也無異詞焉蓋公之在武昌嘗辯誣發伏治獄必情之得人服其明以爲神在建昌值益王就國之初內

侍籍富民抑配子錢能以理論止之威名遂振嗟夫
明出於公而威非廉不立由公之治狀觀之可以見
清心潔已實蒞官行政之本而三一之號豈無其實
而飾其名者哉公雖屈於甲科而所至有声在武昌
已用寔荷褒嘉之勅贈其父西溪公如公初階封其
母龐配陸皆孺人武庫及其弟進士壺方以清才偉
器見重縉紳天之所以報公亦稱其所施矣而武庫
又能勉繼家声汲汲張公之美嗚呼震有秉而楊氏
之業不衰質有威而胡氏之名不替是尤足以爲公
賀也武庫爲己未進士於予有斯文一日之知予亦

因以自賀焉

節義堂記

揚爲吉水著姓其先有諱用能者今希賢甫之五世祖也起家蒙古學正勝國運終起義兵保鄉里没于兵鄉人至今德之故其後世世以讀書執禮爲事而有節義之風焉希賢之曾伯祖諱昂原昂原早世其配李年二十有一其孤子恭甫三歲李孀居撫子恭卒克有成洪武中詔旌其門而希賢之父諱弘淵弘淵卒時其配邊之年如李而希賢之年如子恭邊嗑指誓不忝其家世卒如其言至希賢子恕復早喪子

婦李氏年二十餘抱孤女孀居者亦且十年于此矣
蓋揚之婦以節著者三人焉希賢之叔祖諱濟之尚
義輕利歲戊子嘗出粟累百助有司賑饑恩授之品
官乙巳丙午歲邑復大侵有司下勤分之令時閭右
爭匿財而希賢復毅然應之意欲辭品官而請追旌
毋邊之節以例不可乃止蓋揚之以義稱者二人焉
嗚呼何揚氏之德其盛如此也節義人之大閑也然
昏於利欲者多矣富如文君甘受當壚之耻文如蔡
琰不免胡騎之辱至若積而不散則朱公子以殺其
身石季倫以殞其身而不卹視揚氏之事不亦可嘉

矣哉東漢二百年列女見於傳者十有七人其以節
著者僅足以視楊氏之數而孝武之世獨卜氏欲父
子死邊輸財縣官後雖尊顯之以風百姓卒無應者
而楊氏先後以義稱者又或過之然則楊氏之德不
亦重可嘉矣哉矧三節皆文婦二義皆齊民也世之
自幸為男子者死生之際顧心忸倪不復知人間
有羞耻事而自分為王公大夫者於取與之際乃能
熙熙攘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焉是又楊氏之罪
人也夫節義之事昭乎與日月爭光魏乎與秦華爭
高凜乎與秋霜爭嚴固無庸於言也而節義之堂則

揚之子孫歌於斯哭於斯不可以無言故邑大夫龍
居時敷請予爲揚氏記之予不讓

崇正書院記

辰州府崇正書院旣成太守婺源戴侯敏白于巡撫
都憲安城劉公文煥使來請記而自以書語故曰辰
與沅陵之學地皆陞隘諸生肄業者無所容茲惟敏
責方亟曷之已而得淫祠一所因念吾儒之教謂必
絕神姦而人始知爲善也乃毀而嚮之取其直以成
是院有文會之堂有寶經之閣有郡賢之祠擇士之
秀者群居而講習焉此崇正所由名也又曰祠凡十

有六楹其所祀首庶溪蓋楚產也明道伊川梅菴則以其或生於黃陂或遊于湖湘楚得從而附焉橫渠則以其與四先生並稱理難獨廢南軒則以其嘗學于潭湖湘之遊實因之大都欲學者觀感倣慕而正道由之以興起也於乎世之爲有司者惟催科聽斷是急而戴俟獨急於風教又特揭崇正之名以昭示衆目端其嚮往豈不賢遠於人哉蓋古人之論學必歸於正其體則所謂正心以脩身也其用則所謂正人之不正也雖其規模節目非一言可得而盡要之在循理遏欲以公滅私而復乎吾性之善人知之則

隨其所處而必有益於時此蓋伊尹之志也人不知則樂之終身而不至失其所守此蓋顏子之學也自孟軻氏既沒惟濂溪以是上接洙泗之統而後諸子繼之其在當時既往往作新學校以成就人材而又著書立言傳之後學欲此道相承而不絕其用心亦勤矣顧世之學者迷溺乎記誦文詞科名功利之習而正路之榛蕪日甚學於是者可不體侯之心而各自致其力乎今濂洛關閩之緒論具在誠能探討服行反觀內省由濂溪之說而知事天事親之爲一致由梅菴之說而知尊德性道問學之不可偏由南軒

之說而知爲己者在無所爲而爲平居必以正人自
期待自樹立脩之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莫不一出
於正等而上之將爲大人焉正己而物自正斯於侯
崇正之心爲無負矣宏自愧謏陋無能爲役然都憲
公與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也姑誦所聞以復使學者
皆知所勵而且以自勵焉

金谿縣儒學尊經閣記

金谿儒學久未有尊經閣有之自知邑事方公信之
始公鄞人也以弘治己酉蒞邑治尚嚴肅務鋤穢
膏枯醒暘用植善良旣旬歲政舉令脩諸偷屏息夜

戶不閉公知民漸裕而力可用也乃禮飾典祠次及
館署即徵巡之舍亦必煥然更新而尤拳拳焉興學
造士一日進諸生而歎曰閣以尊經在他學皆然獨
吾邑缺焉可乎茲非觀美之徒事也三才之道四德
之用五倫之教罔不於六經乎載之自古迄今與有
君師之責者金華所講蓬觀所校蘭臺所藏未有不
於此乎尊者也况列之學官且設科條曰師曰弟子
相與授受童而習之實望其始乎士而終乎聖賢尊
主庇民胥此焉本吾於典不可缺者而猶缺焉可乎
爰相厥址得文廟之東隅隆因窪益鞏用珉堅而閣

於其上中爲三間翼以...
稱焉經始於辛亥孟秋越明年春李落之升閣而望
卓筆繡墩鷓鴣上幕諸峯莫不迴巧露異於軒窓之
下而金川清江二水左右映帶心澄目豁觀者謂山
川之秀有茲閣焉斯足以疑之自是賢俊之鍾當倍
于前日矣最役程備且以萬數其勞與費蓋亦甚大
也然皆取諸罰錢民不與擾僅數月而偉觀聿成非
公之才之敏能若是乎閣成之明年公去爲御史提
學南畿又擢叅山東宣使之議邑士用明經取上第
蜚英而騰茂者科不乏材談者徃徃歸功于茲閣然

久而弗葺且日就于頽侈矣矧公之成績亦未有識
之者正德甲戌公鄉人黃侯嘉會來爲邑長復從而
整飾之頃礮石欲永公垂會公之姝子端公屠安仰
按行茲邑侯因以請焉遂屬庠生毛鳳陳禮蔡淵陳
嘉言黃綸偕述公之善政而專使來徵予記夫處劇
而辦處脂而縈吏能是足矣至如飾以儒泝治以弦
歌則必才且賢者乃優爲之由俗吏而觀茲閣之建
若不足爲有無者然意嚮所示瞻聽聳然吾道若加
而崇斯文若增而重實俗化攸關而不可缺也公不
賢哉公之無議矣執經於此者知所以學而無

以擯還珠之失所謂始王終聖尊主庇民亦儒生分
內事耳若徒拾青紫以階利祿陳車服以侈寵榮非
建閣藏經尊崇啓迪之所望也予旣重黃請又慨念
端公有涓陽之感乃爲書其始末如此嗚呼公之去
邑幾三十年矣而人猶思不忘不迺於古之遺愛耶
公諱誌信之其字與予皆成化丁未進士嘗佐公建
閣及今茲相與龔石者則縣丞鄭熙林文主簿解文
相李琳典史王綸河彥芳教諭徐恒陳廷用訓導蔡
材林挺顏欽也法得牽聯附書併書之

平泖頭記

歐大任集卷之六 雜著 三

七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泃頭最大泃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容之放兵四劫忘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最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告急于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募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勸請又請重兵權肅軍

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
區畫惟公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
視洌爲暇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酋洌允軍中籌
畫多咨之兵備副使揚君廷宜副使君請汰諸縣機
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
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
也謀伐其交使辯士黃表周祥諭其黨黃金巢等得
降者五百人籍以爲兵仲容獨憤不容聞橫水破始
惧使弟仲安率老弱二百人來圖緩我兵且覘我也
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遠其歸

途閱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爲備益嚴公使以牛酒
餉之賊度不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興吾仇也恐
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
仲容脅之不可故深仇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
陽檄龍川庶珂等構兵之實若甚怒焉趣剡刊木且
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來告仲容必反公
復怒其誣構叱收之陰諭意嚮使遣人先歸集衆時
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
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
黨仲容益喜前所遣辯士因說之親詣公謝且自往

則我公信尔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之率四千人來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戶孟俊偽持一檄經涖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歷仲容令官屬以次犒饗明年正月癸卯朔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鞠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于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等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于龍南者

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官孫舜洪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壽等從高沙保入軍于信豐者南安知府李敷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軍趙志標等從烏迕入公自率中堅督以搗下泃大營屬使君督餘哨會于三泃賊黨自仲容至贛備已逸矣遂謁閩官兵驟入皆驚懼失措乃分兵出禦而某勇精銳千餘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懸以靜兵奮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斃後歸功以拔其鼓噪往援俊復以珂籌兵從傍

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泃克之
各哨兵乘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熟水曰五花
障曰淡方曰石門山曰上下陵曰芳竹湖曰白沙曰
曲潭曰赤塘曰古坑三
三月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
巳酉破巢九六曰鐵石曰羊角山曰黃田坳曰岑
岡曰塘含岡曰奚尾庚戌破巢九二曰大門山曰鎮
里寨辛亥破巢九九曰中材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
嶺曰新田逕曰古城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
巢九三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藍州丙辰破巢九二
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于九連山山

峻而褒東與龍門山後諸巢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崖下澗道乘暮而入賊以爲其黨也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阨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來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戒設伏以待乙丑覆之于五花障于白沙于銀坑水丁卯覆之于烏虎鎮于中村于北山于風府與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于和平甲戌戰于上坪下坪丁丑戰于黃田劫辛巳戰于鐵障山癸未戰于乾村于梨樹乙

酉戰于芳竹湖壬辰戰于北順于和洞乙未戰于水
源于長吉于天堂寨謀報各巢之擒惡者蓋幾盡矣
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谷口呼聲稱乞降公遣珣
往撫之籍其名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及祥歷和平
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蓋
戊寅三月丁未也計所搗賊巢三十八所擒斬大酋
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二千六十八人俘賊
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
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寇狡稽
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

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
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吳侯昌謂公茲舉
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顛來
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
謨之業而乃躬擐甲冑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寇
角勝爭利出於萬有一危之塗豈習爲殺伐之事而
貪取摧陷之功以爲快哉顧盜之與民不容並育譬
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薙縱虎狼之強噬而聽孳牧
之哀耗此必仁者所不忍爲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
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

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免孽之
蕩平以爲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
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憲副
君之所以贊任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
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所以成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
以不書也予故爲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
有考焉

楊公遺愛祠記

故都憲陽城楊公諱繼宗字承芳以成化己酉來守
嘉興滿九載而去去去且五十年矣郡人之思如一日

其小民皆曰公之德在我我死其遺澤在我子孫我於公固不能忘世更事遠則何以使我子若孫知公之德而不忘也其君子則曰公之報有奉嘗可舉公之傳有金石可託其爲不忘雖百世可也而况於吾之子若孫乎會貴溪徐君來爲郡守歷三載百廢具興范生言等乃以衆志告君君遂度招提之故址取民所樂助之貲庀工從事間又毀淫祠取材以佐之經始於庚辰之三月越九月而功訖有前後之堂有東西之廡有內外之門烹有庖滌有井儲有庫繕以周垣表以華扁於是乎揚公遺愛之祠崇深壯麗足

以慰其民之思矣落之日老稚手香帛具牢醴從君
羅拜庭下且喜且悲真若慕其考妣然者公德之入
于人心何爲深且久如此也衆又以嚴牲之石不可
虛徐君乃遣言及鄉進士項錫以州守戴君經所述
狀來請予記占稱郡守吏民之本本之治亂而未必
從之其所繫不爲不重也然常病難乎其入其人
才則餓豺之貪乳虎之酷魚肉其民弗愛焉而民且
警視之孰彼愛哉其人才矣苟不能以誠與才合將
樹立之志弗勝其浮沉之念剛大之氣往往爲柔道
所牽苦掣肘或替初心保名譽或愁冷語欲竭才盡

力以洽其愛于民也固難是民之愛之亦烏能久而
不忘耶公之才旣傑出而愛民之心又極其誠志操
之堅定意氣之豪邁庶幾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
屈者嘉興之治守之以至廉而民不知有一毫之擾
行之以至公而民不聞有一言之議雖挾尊怙勢與
公不合者皆憚公威名忸怩自失不能撓其權以開
其澤久而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
嘉禾呈瑞年穀屢登無遠無近莫不傳播公之德政
想聞公之風采上而禁掖亦知公爲清白吏而菲萋
之謗莫能中焉非誠其曷克臻茲哉夫誠格鬼神反

豚魚且將與天地同久故郡人思公必欲俎豆尸祝
以爲公報豈公之威靈能感動其遺黎如此耶在漢
始元中詔祠卿士百辟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
江以召信臣應延熹之毀群祀惟密之卓茂洛陽之
王渙特存而弗絕焉吏之愛乎干上下固如此若
公者載諸秩祀禮亦宜之且可以勸來者獨民思之
慰云乎哉予少日即知頌公之賢旣忝從史氏後嘗
以爲公之樹立視班范所書尤卓卓不可遺也故因
徐君之請而特書其大節以見郡人思公之故若公
爲政之美則載述備矣徐君名盈字子謙其風節類

公頃歲奉職入覲治行爲天下最郡人惟恐其右擢以行而不能借留以終其愛也吾聞諸輿誦云

南康府新城記

春秋書城築數十傳謂慎王功重民力故雖時必書然虎牢之書特責鄭之不能有益地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虎牢邊邑可以限荆楚制諸侯而鄭之君臣乃忽焉弗弔卒以資敵取侮豈足與論王公設險之義哉南康前瀕彭蠡後擁匡廬控楚引粵爲江右喉襟最要地顧九江置戍聲援相及平時城類可緩恬嬉既久芽孽莽伏變起倉猝則保聚罔所恃焉前此北寇南侵浮江奄至守者瘁于防過民苦焚掠迄今尚

心守之。太守陳侯時雨每慨然念之。曰：吾朝廷守土吏
由守之不固，責將誰諉耶？乃請于巡撫都御史孫公
燧，巡按御史屠公僑，及分守叅議黃君宏、楊君學禮。
分巡僉事師君夔、王君崇仁、募工伐石，築為新城。始
于戊寅正月，至明年五月成。其門五，潯陽、彭蠡、建昌、
匡廬、星子也。而疏水之閘，附焉。其環郭箭臺三十二。
其周丈千，其高丈有八。其形勢雄偉，足以保障一方。
其趾堅厚，可永久而無壞。侯之功於是大矣。侯以正
德丁卯由中臺東為守，未幾以疾去。壬申復來，前後
在郡九十有餘年。嘗再築半垣，垣山實壑，崎嶇萬狀。

輒壞于雨易以壘石久而壞于雨者又過半焉及是
乃就緒其志可謂勤矣侯欲後之人知所由始而
蓋其終爰走使來徵予記侯持已蒞官老成謹厚政
先惠利務實遠名久益孚于上下故屢興大役民不
怨讟當道皆以罰鍰帑金佐之城事既畢其功之著
于人目殆與山而俱崇澤之洽于人心殆與湖而俱
深又何俟於予之書之耶予獨有感焉使侯不久于
茲郡則雖有志城築亦無由盡其經畫之才使侯如
他吏無愛民之誠則雖才足以有成而亦未必能勞
官事如此其不懈也於是知用世者必在於載與才

合而用人者不必驟遷數易必在於久任以責其成
夫然後天下之功可立而天下之民可安矣茲城也
陳侯始之使來者皆侯之誠能時而尊之其爲民利
庸有既乎此則予之欲書而不容已焉者也侯字如
霖弘治癸丑進士治郡多美政屢膺剡薦城特其一
事時相侯者同知張君祿通判某推官某而星子知
縣王淵之則尤有勞於督役云

重建九峯書院記

武夷二曲之內故有堂曰詠歸回抱玉女大王鐵板
獅子諸巖岫之勝蓋九峯蔡先生之子亦知政事又

肅公因祖父蕺脩之舊堂而構焉者也自宋迄今三百有餘年遺趾僅存鞠爲茂草先生之十世孫司訓珙嘗慨然有志興復顧其力弗逮也正德癸酉之冬寓書京師以其事懇適臺察張君廷賓出按八閩宏以珙意謀之張君曰此崇儒急務也吾其敢辭至則屬建寧道分守少叅彭君師舜分巡僉憲胡君文振蔡君成之相與喆之經始于乙亥季冬會巡按胡君士寧繼至謀諸提學副憲姚君英之又助以罰鍰若干越明年丙子八月功乃告訖其中爲堂三間以奉安先生之像傍爲廡各數楹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

以處先生子孫之居守者焉其前爲門閭之楣額曰
九峯書院詠歸之故於是乎鼎新矣嗣是以巡按至
者若周君文傑則給官田若干畝以佐歲時祭祀之
需若沈君文燦則給其門者一人以供朝夕掃除之
役時少叅魏君某僉憲蕭君必克及同府姜君夢賓
皆協心贊決移縣遵行期于久而弗替而琪又慮文
不足徵無以彰諸君之美見興復之難而示其子孫
以保終之訓也乃復即宏而告焉宏竊嘗聞之斯道
之在天下必有托而後傳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
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載諸虞夏商周之書渾

渾焉灝灝焉噩噩焉蓋尤明著而詳備也慨自夫子
沒而微言絕斯道晦蝕遂失其傳我文公朱子訓傳
諸經以遠紹群聖人之統獨書傳晚未及成環胝門
人求可付者乃以屬之先生先生親承師指攷序文
之誤訂諸家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爲治之心洪範
洛誥泰誓諸篇徃徃有前人所未及者則其羽翼斯
道之功顧不偉歟今經筵之勸講科舉之取士於書
皆主茲傳而廟廷之從祀爵邑之追封亦可謂隆且
重矣顧講學蒞脩之地榛蕪未剪蘋藻未潔墨池筆
塚埋沒於荒煙白露之中宜珙之所爲動喟而不能

之故識者徃徃以從祀爲請况茲生長游歌之地宜尸祝俎豆之不容緩然缺焉未脩豈所謂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則世不復議其固然乎今諸公與侯同德一志汲汲焉舉未備之典可謂不安於流俗而知爲政之先務矣且興革之間昭示好惡所以崇正學闡異教善民俗實於是乎在是即情之發而中乎節者非知道其孰能然哉宏樂其成懼來者莫知其始作之故也於是乎書

井陘縣重脩廟學記

井陘高君紳以

天子命吏來主吾鉛之簿民宜之上官知君之勤慎
篤實徃徃優加禮遇予亦雅重君之爲人與之交久
而益孚不厭也一日君過予請記其鄉邑廟學之成
予不能辭則問其改作之故若規制之詳君曰學之
始建實與廟東西並峙邑之山水若所謂鳳嶺綿河
莫不呈奇獻巧於堂所之間游歌之士取科第位顯
榮者蓋代有其人焉至正統間遷廟居前而置明倫
堂於後自是人才棄耗無復登賢能之書者矣術者
謂山川之秀有所蔽虧蓋左廟右學以還舊觀紳之
友張應魁及二三同志以謀於紳紳復謀於鄉之致

仕二守李盤及耆民畢宗伊等咸曰茲盛舉也宜速
曷之相率捐金三百餘兩庀工從事經始於正德甲
戌之秋九月越明年八月而成廟之爲殿爲廡爲門
凡二十六間學之爲堂爲齋爲號舍其間如廟之數
而加二焉於是山若累而高水若瀦而深人之襟抱
視瞻亦若廓而通之不自知其舒且暢也予嘗考之
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諸篇班固以爲形法者舉
九州之勢以立城廓室舍蓋詩升虛望楚禮辯方正
位之遺意也而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則崧高嘗歌詠
之豈山川人物形氣流通而靈傑感會理有固然者

乎故諸君改作之舉律以聖人之訓若謂志遠恐泥而不必爲然欲凝成秀異鍾之于人以仰贊國家興學育才之意固事之依乎義而無害焉者也且叔世鮮知好義所謂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孰能捐不訾之費以興此迂緩之役乎以彼較此諸君之賢豈不甚異於流俗哉由此邑之子弟觀高山而興仰止之思臨逝川而知不息之體銳乎進學期乎有成達而用于時焉隨其所至必秉忠持正不愧爲名卿材大夫即隱處于家好脩自重亦思以孝弟忠信美其俗化而不失爲一鄉之士蓋諸君一念之義即轉移感

之按固不專恃夫形法家渺茫之說然則改作
功顧可泯哉予爲特書其事以告夫邑之人而因以
勗之

吳氏塘塢祠堂記

吾鉛東吳氏之新祠既成其彥晟介子從子懋和以
記請旣又率其弟曷暨時暨旦暨其子經從子績來
致其叔母詹孺人之意若謂未亡人無祿旣娶且孤
且老即死矣幸祠之成可以見吾夫地下然而不得
一言以爲不朽托吾夫與未亡人之目其將能美瞑
乎予聞而悲之曰賢哉孺人不啻於吾邑見之進晟

昆季而問其故乃知茲舉實其叔父常潤翁之志而孺人則代之以有終也翁素慕爲善之樂事其兄常達先生甚恭教其子杲與兄之次子旭學皆有成旭以弘治乙卯領薦書而杲乃不幸早卒孺人爲公置妾竟無出丐其兄以幼子後之即旦也翁嘗喟然語孺人後雖以旦而禰之卜魚菽之供不可不豫爲之所况吾聞君子將營宮室以先宗廟吾父兄蓋嘗有志焉而皆緣循弗果吾與汝勉而成之豈不舉一而兩得乎青烏子謂塘塢之上可蓋且負廓近地也翁爲孺人脫簪珥買之并買綠山之田三十畝約

給四時之祭既又相山間之址規爲堂若干楹以祠
其所謂四親者而翁及孺人之祔食亦將在是焉祠
之後則欲建書屋五楹翼以旁室以爲晟等子若孫
游學藏脩之所緒未就而翁病不可作矣孺人奉翁
之命葬之茲山而祠及書屋旁室比皆以次基構不
愆于素晟等乃遷其高王父文昇曾王父景諒王父
仕顯考常達及翁之主龕于祠內歲取其田之所入
而俎豆焉翁墓木拱矣其欲爲之志至是卒成而無
憾豈非吳氏一大美事哉昔我文公輯有家之禮實
以祠堂冠諸篇端蓋祖考之神靈於是乎萃子孫之

愛敬於是乎生族屬之恩義於是乎篤所以報本追
遠開業傳世之大本大端舉於是乎在故古之君子
恒汲汲不敢緩焉而其建必於宗子之家其位必於
正寢之東蓋經常不易之禮也今塘塢之祠稍從權
變以與古殊然而尊祖敬宗穆族之道則與古一可
謂權而合中變而不失其正者矣且翁念父兄圖繼
其志不以老而忘不以無後而墜兼孝與達異乎流
俗而孺人終之晟昆季贊之具是衆美皆有足言者
予故樂道而亟書之以爲吳之來世告且以爲流俗
勸也嗚呼九原可作翁亦自產其死而不朽也夫

進士題名記

上紀元嘉靖之二年爲歲癸未例當開進士之科禮部如制群天下所貢士試之得其文之中式昔李舜臣等四百人三月之望上臨軒策以治道蓋先是所舉有以故而未奉大對者十人亦與焉越二日上親定甲乙賜姚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其餘諸恩賚皆舉行如制故事必立石題名國學工部以請詔臣宏爲之記臣惟人君圖治莫大於求賢天佑人君莫大乎以賢遺之故在昔高宗恭默思道則嘉帝賚之良弼而傳說出焉霖雨之喻股肱之喻高宗之

望于說者甚勤說於高宗之命抵若對揚亦惟恐未
能仰副旁求之意君臣上下感孚固結而卒以復殷
道之隆成中興之治豈偶然哉惟我

聖天子應運而起侔迹商宗宵旰勵精脩政務學蓋
欲遠追嘉靖之治惟茲求賢之科循用典故固有弗
飾仰窺淵衷寤寐豪俊豈不庶幾有如說者出乎其
間以爲中興之良弼耶諸士子當聖作物觀之期乘
千載一時之盛舒英奮翹顯然而出以應側席之求
亦豈無以古之名臣自期待而下欲其專羨於前者
耶夫士之進也莫重乎其始故朝廷於士之始進也

亦必重乎其名揚于廷則有鴻臚之傳唱揭諸門則
有黃榜之懸布頌之天下則有登科錄之梓行而又
勒諸琬琰樹之賢關所以啗其不朽者其勤如是果
何爲而然哉蓋欲與是選者顧其名而思所以自重
各求無負於吾君無負於所學由是砥礪奮發卓然
樹立以爲一代之名臣而有聞於數千百載之後焉
耳自國初至於今茲科凡幾開石凡幾立名凡幾題
其卓然有立而磊落軒天地者誰與其泯然無聞而
與草木俱腐者誰與其爲奸爲佞甘以小人自處者
又誰與諸士子指其名論其世好惡之公蓋昭昭乎

其不能掩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昔有美焉。有刺焉。有勸焉。有懲焉。然則可不慎於自重。以副國家重士之典。以慰中興聖主求賢曷治之心乎。臣謹記。

陳州脩學記

陳之學創於宋熙寧州守陳襄我

太祖高帝紀元洪武之三年詔天下設學養士當是時劉恭獻守陳乃即故址而脩舉其廢墜焉。嗣是屢壞屢葺而殿堂齋廡以次告成葺之者在永樂中守為曹鐸在景泰中守為唐銓為萬宣在成化中守為戴昕在弘治中守為倪誥為白思義迄今踰二十年

向之所葺復日就于頽壞矣嘉靖二年桐廬葉侯淳奉命來領州事廟謁之始周迴瞻顧仰而嘆曰政莫先于興學茲可緩乎於是庀工從事先禮殿講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齋次內外諸門次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官之廨次諸生會食之所藏脩之舍次名宦鄉賢之祠皆更新而撤其故故尊經無閣乃復創而爲之視其基則隘者拓而弘矣視其位則卑者增而崇矣視其材則腐者易而固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罔缺矣其費多出經畫而取諸淫祠之毀者十一其力率以錢募而借於農隙

者不能十二三其月日則始於是年季夏之初而成
於季秋之終也予第寧司訓於陳以書述侯意欲予
記旣而掌教郭君網復具事之始末而來速焉陳庖
犧氏故都也其則圖畫卦以爲萬世斯文之鼻祖實
於是乎在闡之所尊惟易乃六經之源非學者所當
先治者乎葉侯之於是學飾壞取諸蠹去故取諸革
圖新取諸鼎易撓爲隆取諸大過可謂善於體易者
矣雖然亦豈徒飾美觀這吏責而已耶蓋其教於是
者必如蒙之養正以收作聖之功學於是者必如兌
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世者必如泰之

拔茅茹以彙而皆爲君子之朋傾否亨屯觀人文以
資飾天下乃侯所以興學待士之本意也若脩己治
人之道具在六經爲士者探討服行皆當於是乎致
力乎特以陳爲古聖人作易之地故因學之成而輒
及之陳士勗哉使人材由此焉倍昔而盛則侯之願
遂矣

城關里記

新築關里城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不可
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爲記關里與曲阜相去
十里故皆無城而關里尤爲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

德辛未盜入兗以三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屠饑所及不崇朝縣治爲墟是夕移營犯闕坐秣馬于庭汙書于池雖廟宇林墓幸而不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怒岌岌手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以守盍卽廟爲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于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爲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藩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其何可緩群議旣協詔從

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際其材用爲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貲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畢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慮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爲營罪故身夫重閉至公

設險要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九急皆讒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閔宮之復泮宮之脩以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也萬世而下三綱叙正而諸夏又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城築以致尊

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

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爲役幸執事從史氏後於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李君鑑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叅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叅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貴州儒學重脩記

學校之設擇秀民群處其中而以太經之道訓而迪之蓋欲其明大倫崇正學達政體探化原以成士君子之行以備公卿百執事之選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材之盛衰俗化之厚薄恒於是乎繫實治道之最先且急者我

太祖高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郡縣建學立師以興起文教貴州雖遠在西南爲禹貢荒服之域而宣慰司之學已建於洪武甲戌前禮殿後講堂旁爲齋石廡而外表之以門具如法式崇泰間御史楊綱副

使李睿嘗因舊而增脩之則又建尊經閣於堂之後
育英堂於閣之前翼之幕室以處諸生之講肄者於
是手規制大備而爲國作人之意蓋以廣矣百五十
年來此邦之士徃徃以明經效用蓋于內地豈非以
上之聲教所及旣遠而下之振勵又得其人故耶比
者閣日就頽而所謂育英堂者僅存故址御史江君
汝器以清戎至見其然而嘆曰春秋大復古古之不
復可以爲非吾之責耶謀於巡撫都御史楊君子山
巡按御史劉君器重議旣克協遂卜日庀工而從事
焉堂暨幕室皆基構如初閣故三楹今增而六已而

巡按復用僉事趙君淵之議併建神厨及祭器二庫
徙泮池祀鄉賢九位置名物之有關於學者罔有弗
飾經始於癸未之冬某月而以甲申之秋某月乃告
厥成其材與力皆江君以罰鍰給之而勞費不及於
民其董治則布政使梁君材按察使于君鑿其畝議
則布政使楊君惟康按察使徐君讚叅政鄭君錫文
于君湛叅議江君玠李君楫副使舒君表僉事楊君
薰成君周而都指揮顧侯恩劉侯麒亦皆與焉比者
使來請記在易之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
有始天行也蓋興壞相仍亦事物自然之理然常其

壞也苟不更新以飾乎其始丁寧以備乎其終則已
壞者不可復興而已興者且將速壞豈君子振民育
德之義哉諸君於茲學協心畢力易故爲新而又欲
紀以昭之庶幾久而不廢何其勤耶士之藏脩於此
者其惟學殖之不可荒而聖賢之道非六經無所就
正日取遺編而玩之精思力踐卓然以天下共才自
斯待由是進而爲百執事爲公卿遭時之泰則懷仁
輔義以尊主庇民脫弗遇其時焉猶必仗節死義以
勉盡于忠孝夫然後無負於今茲育材報國之意也
若徒志拾青紫買櫝而還珠則閣之所尊與堂之所

育豈端便然哉

張氏祠先堂記

石首張氏祠堂成大叅東軒公請于宮保蒲兄素公
公頽以祀先復命其子宮諭崇象徵予爲記張石首
望族也東軒厥考訥菴府君卜居與學宮相並東軒
又於其左別築以居繡山江水襟帶于前馬鞍龍蓋
諸峯屏峙于後蓋邑之最勝處也顧祠宇未建祀先
之禮弗備東軒謂崇象禮營宮室必先宗廟茲可緩
乎乃復即其左構屋三楹以奉四代之主厥位南面
美輪美奐每歲時祭享必用朱氏禮又買田若干畝

以供俎豆及墓祭之需有餘以備賵齊而族人告
急者賴焉夫祭之爲義大矣仁人孝子所以致其報
本追遠之情實於是乎在故古者自天子至於官師
率皆有廟雖其多寡之數隨分不同而宗器之藏神
靈之妥固必有一定之所蓋以爲子孫者歌斯哭斯
既有寧居而吾之所自出肅然若見其容愾然若有
聞其歎息之聲者恐使其傍徨無依棲棲焉類若敖
氏之鬼乎况有祖而後有宗有宗而後有族族之分
也漸遠漸踈且有喜不慶憂不吊如途之人者惟統
之以宗遡其源而上及於祖水木之念油然而生自

有不能不合焉者矣在湯之莘與渙聖人皆以王假
有廟繫之蓋聚天下之心而合其離渙之勢莫大於
立廟已豈可以虛文末務視之耶然自三代而下天
下之廟已非古制下逮臣庶固難乎其責備矣何則
封建旣罷則國家無世臣宗廟旣廢則郡邑無世族
士大夫起於委巷禮不素習雖欲致其孝享而寢祭
簡陋未免儕於庶人亦其勢也且禮教旣墜而難復
晉俗旣成而難變唐王珪位至侍中不立私廟至爲
執法所糾宋仁宗嘗詔定群臣廟制公卿中倡而爲
之者獨平章事文潞公一人餘無聞焉然則東軒茲

舉可謂能自援於流俗之中而有志於古人之禮者
矣豈不誠賢乎哉予聞張氏世有積德訥菴起天順
庚辰進士歷刑曹陟僉蜀臬讞大獄多所開釋撫定
寇亂齊民不冤死於兵東軒繼之倅鳳陽均平徭賦
賑恤荒餓復楚相故所築溉田之塘爲惠甚大其後
守南陽擢副晉臬乃叅其藩之政所至有遺愛在民
今崇象又方以文學爲

天子法從德器凝重可遠可大偉然士林之望非其
世澤之深長不能然也茲堂之建上以聚祖考之精
神下以序子孫之昭穆既孝且仁引而勿替張氏其

一鄉之世族而且為一代之世臣矣予喜東軒之崇
尚禮教可以為縉紳家楷範也於是乎書

新設峽江縣記

臨江所領縣三惟新淦最大環其境將及千里蓋兼
古巴丘石陽三廢縣之地而有之其舊屬二縣者去
理所遠皆百里深蹊峻嶺必信宿乃達民負恃險僻
習為頑獷賦役之輸供不時并稅戶口至有不登於
版籍者豪猾武斷莫敢孰何盜賊縱橫雖追捕甚嚴
亦不能戢其為弊也矣自成化改元以來上自撫
巡藩臬郡守縣令下及耆民之更事者徃徃以分地

設縣爲請中更多故寢而弗行大中丞武陵陳公嘗
以大叅分守茲郡知設縣之不可已及嘉靖甲申奉
璽書有巡撫之托會是邑盜起部落鼓鳴乃與鎮守
太監黎公鑑巡按御史秦公鉞陶公儼謀曰是由地
廣人稠而統之無法縣之增設可容緩乎以前議申
請于朝旣得允賜名峽江公乃與巡按御史徐公岱
以營建之事屬諸分守太叅方公措少叅陸公溥分
巡僉憲高公賁亨而又躬親臨蒞相基奠位定成式
授之有司峽江蓋郡中一雄鎮也去古巴丘僅二里
許其地東俯大江西挹玉筍諸峯最爲壯麗而城隍

之廟巋然尚存遂即鎮築城十里拓巡司故址以爲縣治拓驛舍故址以爲學宮又擇其隙地爲堂院爲分司爲府館九山川社稷邑厲諸壇及倉儲局務陰陽醫學之屬以序畢舉經始於丙戌之秋九月訖功於丁亥之春三月董其役者實郡守錢君琦清江令狄君冲新淦令俞君稷而新喻令董君寅與相其成及邑令朱君簞繼至蓋亦有啻終之力焉縣既昂新公謂宜有述以垂久遠復遣邑博李君公達來求予記惟天下之事有弊在於法者有弊在於人者弊在於人則當因地擇人而不可歸罪於法弊在於法則

當因時更法而不可歸罪於人夫先王之法體國經
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其大小繁簡各當其可蓋鮮
有不便於民者也今以一人而統數百里之縣疆域
大廣約束爲難山谷桀驁之民自相雄長不知有朝
廷官府因循不治且將如邊鄙溪峒之夷卒以釀亂
而胎禍是蓋法之不善譬諸琴瑟不調所當改而更
張然則分地設縣誠有不容緩者矣顧議者弗決久
無成功蓋築室道傍欲畫肘掣去有心切民隱而毅
然以爲已任者也陳公子視吾民既仁且勇一請不
得必再請而後已舉數百年廢墜之典而成於期歲

之間問其材則出諸公帑而民不知其費問其役則取諸傭直而民不知其勞且一時同事諸公罔弗協謀畢力以爲經久之計遂能旋幹滄機移易民俗除一方之患遺百世之安可謂茲役爲無補耶自今而後專意撫字力行教化使嚮治之民守條死要相安於田里桴鼓不警而吠厖無聲則存乎其人矣焉所謂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得非公所以謹始慮終之至意耶公名洪謨字宗禹在江西制蠹興利惠澤之人者甚多與復縣治蓋特其一事云爾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八